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

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

焉能處斗筭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音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

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已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

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

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

已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泰別傳曰泰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

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介推之類貞不絕俗

柳下惠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

病歷年乃瘳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

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

無道危言

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

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已千數建寧元年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之詞

瞻易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

歸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

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檐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

同志者乃其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

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

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問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

汪若干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曰是

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

曰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

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曰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

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

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

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朗反

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而

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

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巳供其

母自巳草蔬與客同飯

草簾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

卒巳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

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

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

士卽門卒

林宗見而拔

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巳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
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巳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
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林

宗乃訓之義方懼巳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勅後巳烈

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
曰淑爲

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
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

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巳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孔子曰人絜巳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

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已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已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已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已此廢於時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八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已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已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已仕進顯季道當已經術通

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

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

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

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

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已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

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已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

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

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

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

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衷談辭如雲

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衷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

膺每

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曰介於李

膺由是知名

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

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時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

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三公

所辟召者輒曰詢訪之隨所臧否曰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曰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

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

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曰罪廢

棄融益已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

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伉等三人

音伉

胃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主簿孔伯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

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

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

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

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辭曰古之葬者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可已行志但

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

志行上也永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

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

融同郡田盛字仲嚮

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

仕並已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

子昭魏士舉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心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

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

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

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

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

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已單

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

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

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

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

禮求爲己目命品藻爲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

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

子相並爲三公相已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

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

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時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敎以馬磨自給時

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

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曰全

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

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

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繇字正禮

甘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寓寄也

及孫策

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

平輿淵有二龍焉

平輿故城在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甄明山也藻猶飾也

明發周流永言時道

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

孔子周流天下

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

逡巡自退不仕也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韓江書局所
涵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八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立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已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已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勾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半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曰探幽暗之實

忠臣不恤諫爭之患曰暢萬端之事是已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盛熙

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

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

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

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

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

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婿間樂絺胡亥於望

吏宮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

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

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

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

見理出時謂即時也曰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已成

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劉祐

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苑康

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

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已次貶黜案罪糾

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

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

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則

出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曰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卬綬上音時文反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

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

承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

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

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旣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開喜侯子機渭
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鄴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
羽林左騎武旣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
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匆匆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
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
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
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
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其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
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
評不避賢豪及

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
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

戮力唯德是建威得其
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

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
大夫蕭望之今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